

王充《論衡》顯現的文人意識

黃雅雯

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提 要

王充在受到太學拘守固蔽學風影響的情形下，展開了對於知識分子的思考與批判。王充提出了「文人」的概念，並且以著書表文為依據，將知識分子加以分類，其中他最不欣賞的是經生儒士，推崇的是「文人」。他推尊「文人」，別於漢代當時普遍看重儒生的情形與觀念，不僅提高了創作者的地位，造就了「文人」這一新的人物類型，而且宣告、標誌著「文人」的成立，表明了後漢知識分子——儒生、「文人」的分流。王充亦因仕途不順遂，而從事著書自紀、立說的工作，寫作《論衡》。他有著文章當有益於教化，能為世所用的觀念，因此《論衡》中的文章多以政教為主要關懷，且以有益於政教之具有實效價值的文章居多。王充如此思考、批判，如此寫作《論衡》，其實是有著實際的考量：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被君王看見，聲音能被君王聽到，希冀以文章才能和頌美之心獲得皇帝的擢進與重用，以「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務之事」為最終目的。《論衡》是王充文人意識具體實踐的成果，《論衡》所體現的正是王充的文人意識。

關鍵詞：王充 論衡 文人

王充《論衡》顯現的文人意識

黃雅雯

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中國早期的「士」階層，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了分化，「士」不再僅是貴族的稱號，而是成為擁有內在修養與知識之人的泛稱。「文士」即由「士」分化而來，是「士」中的一類。在漢代，文士主要是指擅長言語、具有文辭才華的文學侍從之臣。文學侍從之臣雖為有文之士，然其職責主要在娛樂君王，其生命主要關懷的重心亦在於事功。到了東漢中晚期，作者和文章漸漸增多，也才出現事功不甚顯著而有文采的「文人」，而此可從范曄《後漢書》於〈儒林傳〉外別列〈文苑〉一傳看出，顯現著作者和文采突出於事功、經術之外被受到重視。「文人」一品至此始告形成，表徵著一個在文章著作上具有共同特質而別於他者的流品階層。而宣告、標誌著「文人」成立者即為王充及其《論衡》。^❶王充不欣賞只會誦記知識的經生儒士，以為他們僅專長一經一家一師之學，知識極為狹隘，他所認為的士人是除了要會記誦傳述之外，還要能創作、寫文章，以「興論立說」「精思著文」作為人生目標，他且提出「文人」的概念，將之納入自己既有的觀念、理論體系之中，並且寫作《論衡》，以為其文人意識的具體實踐。換言之，《論衡》所體現的正是王充的文人意識。「文人意識」於此指的即是王充的「文人」概念，他于「文人」此一階層人物的識見與見解。王充如何看待「文人」？本題將從《論衡》的文獻解讀著手，循繹勾勒王充於《論衡》中顯現的文人意識。

❶ 參見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論》（台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導論。

一、文人意識的形成

(一) 個人遭際之促使

自古以來，「學而優則仕」即是多數知識分子的人生志業，他們希冀藉由入仕以施展個人的淑世抱負，王充即是如此。漢廷為了讓知識分子參與朝政，有著一套仕進制度，如設置博士、實行察舉、進行策問、建立太學等等，其中以察舉和太學制度對知識分子有較大的影響，知識分子即可透過察舉或太學制度晉身仕途。然而到了東漢，察舉的弊端逐漸顯現，原本選拔人才的效用亦漸次難以發揮，至此，知識分子若欲入仕，僅能仰賴太學一途。^②王充即是循著太學制度之途徑而入仕。

王充為人清重，交友不好苟交，^③對於人事物多表現有「明辨然否」的態度和精神，以致在政壇上的人際關係不甚良好，仕途也屢經波折，並不順遂，所擔任亦多為政治組織基層之小官。^④對於個人的不得志，對此實現淑世抱負之志業無法有效追求的情況，王充並不憂怨，他猶且提出適偶說與命定論，藉以自我排解，《論衡·逢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

^② 參見李維武：《王充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頁11。

^③ 漢·王充《論衡·自紀》：「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眾，極聽其終，眾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潔友雅徒，不汜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見劉盼遂《論衡集解》（台北：世界書局）。本文所引用王充《論衡》之文獻資料皆採自劉盼遂《論衡集解》，以下引文將僅註篇名頁數，不另註引書。

^④ 《論衡·自紀》：「在縣位至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又「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避。」「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可見王充仕宦生涯不順利的情形。

操，遇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⑤

他以為遇或不遇非取決於個人之賢才，而是端賴君王的好惡，因此賢才與能否仕宦、地位高下並無必然的關係。^⑥又《論衡·命祿》：

凡人偶遇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免，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⑦

王充將人生的貧富、貴賤、禍福之遭際皆歸為偶然，且認為皆是上天的命定，個人無法掌控。然而遭際雖是命定，他卻也認為人生在這命定之中，仍是必須有所追求，因為天命難知，有可能因為努力追求而達到原本所未能達到的目標。^⑧因此，他便轉而從事「著書自紀」的工作，《論衡·自紀》：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與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瀉瀉而雨集，言溶窟而泉出。富材羨知，貴

⑤ 《論衡·逢遇》，頁1。

⑥ 《論衡·逢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主好文，己為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頁4。

⑦ 《論衡·命祿》，頁11。

⑧ 《論衡·命祿》：「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頁14。

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⑨

俗世以為顯榮的官位，於王充看來只是枷累，伴隨而來的官名且會隨著時間過往而與時俱歿，然而著作不會，其聲名會與日月並彰，傳於千載而不朽。於是王充便寫作《論衡》，並且將自己於適偶與命定的觀念，表達於《論衡》之中，並希冀藉著《論衡》而能名傳於千載。所以王充寫作《論衡》可謂其個人遭際所促使。^⑩

(二) 漢儒學風的關係

漢代知識分子和太學關係密切，董仲舒曾云：「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⑪他建議漢武帝設置太學，為國家朝政培養、造就知識分子和儲備優秀的官吏人才。東漢時，太學之門大開，出身寒微的王充，即緣此機會進入太學。^⑫

然而其時王充雖在太學，太學中儒生之學風卻為之所不滿。《論衡·問孔》：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精書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促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聖賢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⑬

又《論衡·效力》：

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

⑨ 《論衡·自紀》，頁 590。

⑩ 參見李偉泰：《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台北：長安出版社，1985），頁 77。

⑪ 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中董仲舒所言。

⑫ 參見李維武：《王充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頁 12。

⑬ 《論衡·問孔》，頁 181。

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⑭

當時太學儒生多習章句之學，解經多僅順著經文章句，專就自己所知援引相關資料加以闡述發揮，有時為了牽引資料，以致對於文中蘊含地賢聖之意無法有恰當的理解，甚或對於文中所載古今之事茫然無所知，因此解經說解文辭雖多，意思卻常常碎亂，產生論事不實的情形，處處顯示出儒生能力低劣的狀況。儒生猶且注重「師法」和「家法」，多只是迷信老師的權威，謹守、傳習老師之經解而立下的典範或各家的章句，對於賢聖所言不知善加詰問，亦不兼習他家章句或與之交流溝通，學習不博覽，以致學風拘守固蔽，自成一閉鎖之格局。^⑮即便是太學中的先生，「雖有博士、文學之類的頭銜，但實際上所扮演的只是郵差、門衛之類的角色，僅僅傳遞本本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學術創造性。」^⑯班固《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遂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⑰意即說明了當時章句之學的弊病。對此學風，王充進行了批判，且認為士人除了要會記誦傳述之外，還要能創作、寫文章，以「興論立說」「精思著文」作為人生目標，此亦因而成為王充《論衡》的內容。

王充進入太學，師事班彪，他在班彪的指導下刻苦學習，學業因而大進；王充亦因家貧，買不起書，常因著太學與都城的地利之便，至洛陽的書肆看書，泛觀博覽諸

^⑭ 《論衡·效力》，頁 265。

^⑮ 《論衡·謝短》：「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之錯，分明乖異。」頁 265。《論衡·別通》：「章句之儒，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頁 272。

^⑯ 《論衡·定賢》：「儒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頁 545。另參見李維武《王充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頁 14。

^⑰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

子百家的著述。所以王充入太學就讀的這般經歷可謂為王充往後的學問打下深厚的基礎。

(三) 虛妄世風的影響

王充文人意識之所以形成，除了與漢儒拘守固蔽的學風有關外，還受到世俗虛妄之風的影響。世俗虛妄之風的興起乃因世俗之人好說奇怪之語，好作虛妄之文，《論衡·對作》：

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¹⁸

於談論立說之時，若是平實地述說事情的真相，則會被人們以為平淡無奇，甚或難以引起一般人的興味和注意，相反地，若是說些虛妄迂闊、荒誕不經的言論，運用華美的辭藻，則容易牽動人心，讓人感到驚奇，因此好談論的人們於言談時為了增進言談的效果，便於事實之外增益不實的內容或說些虛華之言，好用筆墨寫作者，則創造虛空不實之文。一旦這些虛妄不實的語文傳說不停，又被以為真有其實，又因而再被傳說不絕，後或被記載或入人心，久之即形成虛妄的風氣，充斥於社會，瀰漫於世俗。王充「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並且對此「世書俗說，多所不安」且「疾心傷之」，因此「幽處獨居，考論實虛」，並寫作《論衡》，《論衡·對作》：

是故論衡之作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¹⁹

¹⁸ 《論衡·對作》，頁 575。

¹⁹ 《論衡·對作》，頁 575。

故王充《論衡》之作並非僅為了玩弄語言，堆飾文辭，而是藉以譏刺世俗，為了「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所以王充之《論衡》乃是在此失實虛妄地世俗風氣影響下而寫成的。

二、文人意識的內涵

(一) 提高創作者的地位

漢代，文人被當成文學侍從之臣看待的事例所在多有，司馬遷〈報任安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²⁰《漢書·嚴助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在《漢書·王褒傳》中亦載有王褒誦讀詩文以娛樂太子之事。可見文學侍從之臣多以其「文書筆札之能」獲得君王賞識，而非事功，君王亦多以「倡優畜之」，而其職責即為娛樂君王乃至帝國，因此多不被重視。然而此時，被視為文學侍從之臣者，多為善詩賦之辭賦家，並非指漢代文人全體，因為若從有在史上留名且有文章傳世即是文人的角度看，則漢代文人數量不少，且多兼擅政治、歷史之文，意即具有文章和博學之長才，如揚雄、班固。但即使漢代文人之多，最受時人和後人重視的仍是能說經之博士、儒者。²¹

對此看重博士、儒者之情形，王充頗不以為然。關於漢代知識分子，王充將之細分為五類，分別為儒生、通人、文人、鴻儒，文吏，並且提出對於他們的見解。王充所謂的五種人，我們可以先將之分別放置於學術體系和官僚體系中來看待。首先從官僚體系來談。漢代地方官僚由儒生和文吏兩類人構成。文吏與儒生二者皆有材智，但出身不同，所學不同：儒生修大道，文吏曉簿書，在國家政務上肩負不同的任務，可

²⁰ 《漢書·司馬遷傳》。

²¹ 參見金鍾美：《天、人和王充文學思想——以王充文學思想同天人關係思想的聯繫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頁158。

謂是不同的兩種人；文吏從律令之學出身，所學者在於事，²²明習法令，具有處理事務的能力，是熟習政務的普通官吏，他們所需負責的是處理具體的行政事務，解決困難問題，而儒生則所學在道，為讀書人出身，是研習五經的讀書人，他們的任務在於先王之道和聖人經文，在社會上要建立道德規範，教化百姓。²³二者有著不同的本質及在社會上功用。²⁴漢初以來，文書即被用以作為國家管理重要的工具之一。²⁵文吏有著文字書寫的能力，能夠治定簿書，考理煩事，因此文吏一職甚為朝廷所重用，文吏一職更被當成取決官職的標準。²⁶若從與朝廷的關係上看，文吏顯然較儒生與朝廷距離較為接近，²⁷在官場上也較儒生為受到朝廷的重視。²⁸然而在二者中，王充較為看重儒生，《論衡·定賢》：「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為賢。」²⁹《論衡·程才》：「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

²² 《論衡·量知》：「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頁 256。

²³ 參見李偉泰：《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台北：長安出版社，1985）。參見李維武：《王充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頁 248。

²⁴ 《論衡·程才》：「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便利，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也，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為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

²⁵ 《論衡·別通》：「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頁 271。

²⁶ 王充以為若認為文吏優於儒生乃因人們「並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所使然。《論衡·程才》：「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趨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頁 246。

²⁷ 《論衡·程才》：「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才，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頁 248。

²⁸ 文吏職位中又以必須大量且又審慎運用文字的文吏最為最高。《論衡·程才》：「程材：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為上。」頁 249。

²⁹ 《論衡·定賢》，頁 546。

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³⁰王充在《論衡·量知》中又以為文吏「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³¹王充似乎有肯定文吏寫作文書的能力，但因其重道甚於重事，重本甚於重末，因此對於所學在事，被朝廷所重用卻又未必賢能的文吏多加批評。

再從學術體系來談。儒生、通人、文人、鴻儒均可被視為學術體系中人，王充區別了儒生、通人、文人、鴻儒，為其下定義，並且作了比較。《論衡·超奇》：

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抒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³²

博覽群籍，而能審定文讀教授他人者為通人，能把握、吸收前人的書籍中知識，加以記錄下來以資運用，並且能作記頌功之人為文人，鴻儒則不僅能著作文章，更能精密思緒、興論立說。若從通人、文人、鴻儒三者的創作能力來看，他們之間有些差別，顯然文人、鴻儒較具有文字表達能力及創造力，因此文人、鴻儒是勝過通人的。由此可見王充所看重的是創作者的主體性。至於儒生，王充不喜歡，他以為儒生僅習章句之學，亦多專治一經，若有為師者亦徒能說經，對於古今知識不能博覽通曉，故批判之為陸沉，為盲瞽。《論衡·謝短》：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熟）習義理，究備於五

³⁰ 《論衡·程才》，頁 249。

³¹ 《論衡·量知》，頁 256。

³² 《論衡·超奇》，頁 280。

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者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³³

因此在王充看來，若加以比較，鴻儒勝過文人，文人勝過通人，通人又勝儒生，鴻儒則又超過儒生許多。

由此可知，文吏、儒生分別為王充在官僚、學術體系中所貶抑的對象，王充以為兩者俱有所短，「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³⁴，都不過是些才力劣少之人。他們都不如「文儒」，比不上「文儒」。知識分子除了細分「儒生」「通人」「文人」「鴻儒」「文吏」之外，王充更將知識分子整體，依創作能力之有無分為兩大類：文儒、世儒，其中文儒能上書日記，具有創作能力。在五種人中，文人、鴻儒可歸為文儒之列，文儒的智學才力兼儒生、文吏，又超乎其上，³⁵假使儒生能博觀覽，則得以成為文儒。顯然王充明確推崇知識分子的寫作文章的創作能力，創作者之地位因之而提高。

(二) 肯定創作的價值

1. 文為賢聖之實驗

王充對於「文」是重視的。《論衡·別通》：「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畫，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³⁶又《論衡·紀妖》：「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也。」³⁷《論衡·問孔》：「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發于心，其實一也。」他認為「言」與「文」俱聖賢用以記載言

³³ 《論衡·謝短》，頁 257。

³⁴ 《論衡·謝短》，頁 263。

³⁵ 《論衡·效力》：「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頁 266。

³⁶ 《論衡·別通》，頁 274。

³⁷ 《論衡·紀妖》，頁 446。

行，所發於心之實之載體，故通過言與文可察可觀聖賢之實。³⁸言與文二者雖皆可觀實，然其中卻又以「文」為要，《論衡·自紀》：「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³⁹又《論衡·量知》：「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⁴⁰可知「文」在其心中於言之優勢。由此可見「文」在王充的觀念中，不僅被其視為是觀察聖賢的工具，而且是作為衡量聖賢的標準，即如王充認為可通過孔子所作之《春秋》，察知孔子能王之德，而《春秋》是其作為聖人最好的證明。⁴¹

王充是肯定著作的。他在對於漢儒章句之學「祖述堯舜，宗師仲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解經方式與風氣有所不滿的情況下，提出了關於「述」「作」的見解，《論衡·對作》：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于前也。⁴²

王充以為作之為作乃因其是前所未有之創造，作之例如五經之興、倉頡作書、伏羲作八卦，而述僅是傳述編寫、增刪修補已有之歷史事實，如司馬遷《史記》、劉向《新

³⁸ 《論衡·定賢》：「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頁 546。

³⁹ 《論衡·自紀》，頁 584。

⁴⁰ 《論衡·量知》，頁 254。

⁴¹ 《論衡·定賢》：「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之。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頁 549。

⁴² 《論衡·對作》，頁 576。

序》、班彪《史記後傳》即是。此外，王充亦在「作」「述」之外，另立一「論」之範疇，將所作之《論衡》歸為「論」，以為它有如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

《論衡·對作》：「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悉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⁴³《論衡》中之論，多為「有益之驗」，因此王充在此雖將《論衡》歸為「非造始」之「論」，但卻也以為其乃是「有益」的「無本于前」之「作」。⁴⁴王充儼然以賢者、創作者自居，亦肯定了《論衡》之價值。

2. 文可流傳後世

《論衡·書解》：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

⁴³ 《論衡·對作》，頁 578。

⁴⁴ 參見《論衡·對作》，頁 574。金鍾美：《天、人和王充文學思想——以王充文學思想同天人關係思想的聯繫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頁 156。

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堇能顯其名？⁴⁵

人多以為世儒見廣，門徒眾多，若身死亡，學亦可傳後，而文儒之說，於世無補，且無徒弟可傳學，所以文儒不如世儒，但王充卻不這麼認為，他以為文儒雖無徒弟，但憑藉著創作自能留名後世，世儒地位雖尊，其事蹟卻必須通過文儒之作始能留名後世，且文儒可為人作文，使之留名後世，如漢儒中的魯申公即為世儒，太史公即為文儒，魯申公之名不經太史公之筆，世人不聞，因此文儒較世儒優越。所以王充在此不僅肯定文儒作為創作者在創作方面的價值，亦肯定了創作能留傳後世的價值。

3. 文可為世用

王充認為作文當能為世用，若能有益於世，多作無害，《論衡·對作》：「言苟有益，雖作何害？」《論衡·自紀》：「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

⁴⁶《論衡·超奇》又言：

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藥者，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⁴⁷

王充以為人們若識見廣博而不能運用文字語言表達出來，就如同徒知草木之名，而不能將草木用於和藥造屋之實際用途，亦如同將書藏起來不讀的藏書家，先秦時代讀了許多詩，出使外交時卻不能專對的使者，因此認為人們不僅要通達古今知識更要使之能夠表現出來，而著書表文正是通達古今知識而能使知識為世用的最佳表現，如此能對世上起作用之創作，也才有其存在的價值。

文章能對世上起怎樣的作用呢？文人作文可用以勸善懲惡，《論衡·佚文》：

⁴⁵ 《論衡·書解》，頁 562。

⁴⁶ 《論衡·自紀》，頁 588。

⁴⁷ 《論衡·超奇》，頁 280。

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⁴⁸

文章非徒有華美的文辭，文人亦可以藉由筆墨章善著惡，載人之言行，傳人之名，因此讀者可從文章觀善惡之實，故文章有著勸善懲惡的功效。所以如此之文，王充以為當被尊重。此外，文章亦有著褒頌讚美的作用，《論衡·須頌》：「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記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⁴⁹王充以為作為臣子自當作文褒頌讚美施行德政之皇帝，如此帝王之美德乃能彰顯於後世，因此王充於《論衡》中作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等篇，俱以歌頌漢朝王權。⁵⁰更重要的是，王充認為文當有著明辨是非的功效，以為若藉由文而能使民眾知是非之分，則社會會形成崇尚實質的社會風氣。⁵¹

4 文表現出文人的真情實感

王充認為文章是文人胸臆中實誠的表現。⁵²《論衡·超奇》：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

⁴⁸ 《論衡·佚文》，頁 412。

⁴⁹ 《論衡·須頌》，頁 403。

⁵⁰ 《論衡·須頌》：「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此外，王充亦對於不肯歌頌讚美漢朝之儒者加以批評，說其為「拘儒」，《論衡·須頌》：「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頁 403。

⁵¹ 《論衡·定賢》：「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頁 546。

⁵² 《論衡·超奇》：「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頁 282。

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⁵³

文人之實誠有如樹木之根株，果實之內核，而文墨辭說則有如樹木果實外部的榮葉與皮殼，一為內裡一在外表，實誠一旦奮發，而放任筆墨恣意揮灑，則表現為文章，實誠亦顯露而出。如此之文乃因心中實誠發抒而形成，故能感動人心。《論衡·超奇》：

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于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⁵⁴

魯仲連寫信，能使得讀此文章之燕將自殺，鄒陽獄中上書，能讓讀此之文章之梁孝王將之從牢中釋放而出，皆因文章發抒他們內心的真情實感，而感動了燕將和梁孝王。⁵⁵這樣的文章非徒博覽習熟經書之人所能造作，而是內心需要有真情實感之人始能為，所以文人之真情實感實是文章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此王充肯定了表現出文人真情實感的文章。

三、文人意識顯現的意義

(一) 促使文人階層之形成

漢代儒生多致力於章句之學，有著「祖述堯舜，宗師仲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與注重「師法」和「家法」的信念與態度，在此情形下，儒生多僅是接受或記誦經傳之章句，「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謹守、傳習老師之經解而立下的典範，未能對經傳內容大意有完全、恰當的理解，猶且多專治一經，不兼習他家章句或與之交流溝通，學習不能博覽通曉的結果，以致學風拘守固蔽，成一閉鎖之格局。王充對此展開了批判，並且將當時的知識分子分為儒生、通人、文人、鴻儒等類別，且提出

⁵³ 《論衡·超奇》，頁 282。

⁵⁴ 《論衡·超奇》，頁 283。

⁵⁵ 關於魯仲連、鄒陽之事蹟，可參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了「文儒」之說，文人、鴻儒可為「文儒」之列。王充認為文人、鴻儒優於儒生、通人之處在於能「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⁵⁶且文儒有著造論著文的愛好和能力，能「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⁵⁷，富有創造性地造論著文。

王充不僅看重知識分子連句結章之書面寫作能力，更推崇能將知識重新結撰、運用的著書表文的能力，個人獨立運思、創造的能力，以能獨出己見、不同流俗的論說之知識分子為高。而此知識水準的高下、書面寫作能力、創造能力的有無和大小可謂是他區別知識分子的依據。王充如此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運思能力與創造能力，與漢代當時知識界普遍的觀念有著顯然的不同，他推崇文章才能的趨向，推尊了「文人」⁵⁸，也顯然造就了一種人物新形象的標誌。具有文才，能夠造論著說的文人是王充所別立於解經之儒生外的一種新的人物的類型，而此人物的標誌正是為了對新形象的人物作確認。由此可知，「文人」這一人物類型在漢代已大致形成，並開始尋求著社會的認可。

「文人」這一人物類型的形成，更表明了知識分子漸次分流的趨勢，尤其是儒生與文人，並且預示著在這時代中或未來，文人與儒生的並駕齊驅，甚或對儒生的超軼。西漢末東漢以來作者與文章漸次增多，范曄於《後漢書》中更將後漢知識分子加以分類，於〈儒林傳〉外別立一〈文苑傳〉，將事功未能顯著而有文采之文人列於其中。

《後漢書》是正史中第一部將文學家彙集成傳的史書，雖然說《後漢書》中其他列傳記載之傳主不乏有文采之人，但它卻將文人彙集獨立一傳，體例為《史記》、《漢書》所無。范曄《後漢書》中〈儒林傳〉、〈文苑傳〉分立，所揭示的即是後漢儒生、文

⁵⁶ 《論衡·超奇》，頁 280。龔鵬程：「至於學問，固然也是列身士林的條件。但文人的學問並不需要太大，且重點在於學問能否應用或呈現於文學上。若不行，則無論你學問多麼深厚博大，總被認為是種缺憾。」見氏著《中國文人階層史論》（台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頁 41。

⁵⁷ 《論衡·佚文》，頁 411。

⁵⁸ 于迎春：「當強調文章著作能力的時候，「文人」常常被用作較「文儒」「鴻儒」更其廣泛、也更有概括力的語匯。」見《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 143。

人的分流，更是漢代文人類型之形成於後代的追認。⁵⁹

(二) 文章仍為政治之附庸

王充看重文人著書表文的能力，以為繁文之人是傑出的人才，當尊崇文人，他且認為文章當能為世所用，而文人作文當能勸善懲惡、褒頌讚美君王，有益於國，有益於教化，如此之文人、文章可謂漢家盛世的象徵。⁶⁰《論衡·佚文》：「文人宜尊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為文，尤宜勞焉。」⁶¹「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有了這樣的認識與自覺，王充之作《論衡》也有著實際效用的考量。

《論衡·對作》：「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⁶²可見王充之作《論衡》猶如上書奏記，有著輔政的目的。之外，傳統的儒者讀書人知識分子多以「學而優則仕」作為人生目標，王充也不例外，因此對王充來說，即便認為知識分子要會著書立說，然而在著書立說的背後仍是希望自己的「書」「說」能被看見聽見，尤其是被君王看見聽見，以「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務之事」，《論衡·效力》：

⁵⁹ 關於《後漢書·文苑傳》的討論，可參見戴華萱：〈《後漢書·文苑傳》中的文學觀〉，《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二期，2005年3月。

⁶⁰ 《論衡·超奇》：「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倣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宴，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論衡·佚文》：「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知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

⁶¹ 《論衡·佚文》，頁411。

⁶² 《論衡·對作》，頁574。

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務之事乎。⁶³

所以王充希望能藉著寫作《論衡》，以文章才能和頌美之心而能蒙皇帝的擢進與重用。故王充的文章應仍以能夠直接干預時事、政治性的文章，或是有益於學術、道德、政教的文章為主體，而這些文章有著實用的性質。他亦表明了對於文人寫作有關政教、或有實效價值的文章的要求與期待。

儘管文章篇籍的地位整體提高了，王充肯定了表現出文人真情實感的文章，但王充所接續的仍是儒家堅持的固有的文學觀念與傳統，他的文學觀念與文學表現仍不脫政治與道德教化的傳統規範和格局。在人們仍多視文章述作為事功之後的餘事，並且普遍拿事功的實效標準來衡量和要求文學表現的當時，審美愉悅始終未能成為文章獨立的價值。即使文人已有了文學的自覺，文學獨立的觀念在暗中滋長。文學仍未真正獨立，文人文章仍不脫政教，為政治性的附庸。

四、結語

王充《論衡》顯現的文人意識可分別從兩方面進行思考，一是文人，一是文章。從文人方面來說。王充在受到太學拘守固蔽學風影響的情形下，展開了對於知識分子的思考與批判。他以著書表文作為依據，將知識分子分成儒生、通人、文人、鴻儒等類別，其中文人、鴻儒（文儒、「文人」）能夠富有創造性地造論著文，為王充所推崇。王充如此推尊「文人」，別於漢代當時普遍看重儒生的情形與觀念，不僅提高了創作者的地位，造就了「文人」這一新的人物類型，而且宣告、標誌著「文人」的成立，表明了後漢知識分子——儒生、「文人」的分流。從文章方面來說。王充因仕途不順遂，理想抱負無從施展，轉而從事著書自紀、立說的工作，寫作了《論衡》。在此同時，王充雖肯定了表現出文人真情實感的文章，但仍以文人作文當能褒美君王，

⁶³ 《論衡·效力》，頁 267。

勸善懲惡，有益於教化，能為世所用為主要的觀念，因此《論衡》中的文章多以政教為主要關懷，且以有益於政教之具有實效價值的文章居多。王充如此思考、批判，如此寫作《論衡》，其實是有著實際的考量：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被君王看見，聲音能被君王聽到，希冀以文章才能和頌美之心獲得皇帝的擢進與重用，以「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務之事」為最終目的。《論衡》是王充文人意識具體實踐的成果，《論衡》體現的正是王充的文人意識，無論王充或是《論衡》，文人文章雖都顯現出其價值，但仍皆為政治性之附庸。

文人階層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要階層，其所擁有與代表的是社會的主流觀念與價值，因此欲了解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非清楚理解此一階層不可。然而在過往的研究中，學者於「文人」的研究成果不是那麼的足夠，其中尚有諸多有待補充的空間。因此，希冀通過本題的勾勒與探討，能帶給「文人」研究些許補充。王充作《論衡》，儼然以創作者自居，其又批判儒生，推尊「文人」，似乎是以「文人」的樣貌與作為為漢代當時最為理想的知識分子之典型。對照現今社會，何為理想的知識分子之典型？知識分子的職責又何在？知識分子當如何善盡知識分子的職責？當如何扮演好知識分子的角色？知識分子當如何處世與自處？藉由此議題之探討，或許亦能帶給現今社會知識分子些許省思。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古代典籍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漢·王充撰、劉盼遂集解：《論衡集解》（台北：世界書局，1990）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宏業書局，1996）

二、現代中西論著專書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李偉泰：《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台北：長安出版社，1985）

- 蔣凡、顧易生：《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金鍾美：《天、人和王充文學思想——以王充文學思想同天人關係思想的聯繫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
- 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 龔鵬程：《漢代思潮》（台北：南華大學，1999）
- 李維武：《王充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 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論》（台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三、單篇論文

- 戴華萱：〈《後漢書·文苑傳》中的文學觀〉，《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二期，2005年3月。

Wang Chung's Literary Man consciousness that appears of *Lun Heng*

Huang, Ya-wen

Doctor's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Wang Chung launch out his consideration and criticism for the intelligentsia under the influence been too learned conservative atmosphere of school. He puts forward his conception of Literary Man, takes into the knowledge numerator categorizes taking creating and writing as a basis. Among them, he most does not appreciate is the Confucian scholar, most likes is Literary Man. Wang Chung pushes reveres Literary Man that was different regards as important Confucian scholar's idea at that time to the Han Dynasty not only Improves creator's status and Has accomplished the Literary Man this new character type, but also Announces the Literary Man social stratum the establishment and has indicated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knowledge – the Literary Man or the Confucian scholar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divergence. Because the official career does not go smoothly, Wang Chung transfers his work to been engaged in writ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ories work – writing *Lun Heng*. He has the article when is beneficial to the enlightenment also can the

idea which uses for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article in *Lun Heng* to be many take the politics teaches as the main concern, also by is beneficial teaches it to the politics to have the actual effect value the article to be in the majority. Wang Chung so pondered, criticizes and writes actually has the actual consideration: hoped own work can see by the king, the sound to hear by the king, The hope by the article can with 頌美 the heart obtains emperor to extract and entrusts with heavy responsibility, take arrives matter of the royal government dissertation government affairs as the final goal.

Keywords: Wang Chung, *Lun Heng*, Literary Man

